名人新作

四君子图

冯骥才

文化艺术出版社约我与王蒙、范曾、贾平凹合出一套文集,《文章四家》,各人一册,文章自选,还别出心裁地请我们各写一篇与其他三位交往的文章。我脑袋立时冒出这篇序文的题目:四君子图。为何?自我标榜为君子吗?非也。只是想到古人谓竹兰梅菊为四君子,而竹兰梅菊其形其色其味其神彼此不同,不过依此行文,寻些情趣而已。

在这里,竹是我,兰是范曾,梅是平凹,菊是王蒙。至于我与竹何干,放在篇尾再说。

先说兰,范曾。

初识范曾是在二十多年前。他由北京来南开大学捐楼办学,那时他已是书画名家。初次见面不免谈到他的画。他忽说:“我从来不送画给人。”他可能误以为我想向他索画吧,因笑道:“我屋里从来不挂别人的画,只挂自己的画。”谁想后来熟了,他却主动送画给我。他从旁人口中知我母亲喜欢他的字,便托人送来一幅,有字有画,而且是精心之作。一次我生日,关牧村来做客,手里拿着一卷画笑嘻嘻给我,说道:“我刚从范老师那儿来,他听说你今天生日,当即给你画了一匹马。”我属马,朋友有心,使我感动。

原来他不是不送人画,而是作画及赠画都信由一时的性情。就像兰叶,随意舒展,一任情怀。

再一次,在北京开会时,几位朋友晚间聚在一起喝茶聊天儿。忽然推门进来一位瘦瘦的男人,手捧本子来找范曾签名,并说:“范先生你必签不可。”

范曾说:“我为什么非得给你签?”那人说:“在‘四五天安门事件’时,我为了 抄你纪念总理的诗,脑袋挨了纠察队一棒子。现在脑顶上还有一个疤呢!”范曾听了,不禁动容,非要看。那人低下头,扒开头发果然有一条很深的疤。范曾问他:“你叫什么?”这人说:“李国清。国家的国,唐宋元明清的清。”范曾当即拿笔在他的本子上题了两句:“江山幸有国清日,不忘当年顶上花。”

其潇洒自如,乃兰草之气质。

再说梅,平凹。

去年去陕西考察,得机会在西安与平凹一聚。那天恰逢他获茅盾文学奖,笑容很多。抽着烟,龇着牙。我对他打趣说:“你在北京说过,叫我到你家挑个陶罐,今天我就为这事来的。”平凹收藏不少汉陶的精品,这是远近闻名的。没想到他人比传说中的大方得多,马上带我去。是不是正赶上他黄道吉日得了大奖了?当然,去他家更是想看看这位文笔诡谲的商州奇士到底怎么活着。

他家在市区一幢公寓房的顶楼。天色入夜,摸摸索索地爬上去。待灯一亮,好似站在一家古董储藏室里。里里外外贴墙摆了一圈的玻璃书柜里,不是书就是古物。使眼一扫,极合我的口味。没一件材质昂贵、制作精美、官家或皇家的物品,自然也很少拍卖行里的热拍品;却一概是原始的、草莽的、乡土的、粗粝的老东西,然件件皆有生命,有罕见的文化信息和沉重的文化分量。真正的藏家都是一逞自家独到的眼光,只有古董商才按照拍卖行的图录淘东西。与我同来的访者,吵吵嚷嚷地问他何以收藏这么多石雕木刻铜铸泥塑各式各样的蛙,何以在书屋正中一把怪模怪样的椅子上“供”着自己的照片。我却坐在他的书桌前,细看他摆满一桌子的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我的书桌乃至书房画室也摆满了各样的东西。每件东西都是因为喜欢才摆在那里的,不经意凑在一起却呈现了自己的世界。细看被平凹摆在书桌上的一样样的东西:瓦当、断碑、老砚、古印、油灯、酒盏、佛头、断俑……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人文的碎块与残片,从中我忽然明白这些年从《病相报告》、《高兴》到《秦腔》,他为什么愈写愈是浓烈和老到。比起那些用地域文化做作料的小说——那些小说只是把地域文化当做灯泡挂在树上,平凹则是把自己生命的老根扎在文化的大地里。于是,就像老梅 ,愈是纠结,愈能生出一朵朵活鲜嫩的花来。

后说菊,王蒙。

记得1985年王蒙要到沙滩的文化部上任部长的前两天,我和张贤亮等几位文友去他家玩儿。那天,他正用不大精熟的英文把美国电影《爱情故事》主题歌的歌词翻译成中文,还一句句地唱。词译得不顺,声音走调得更厉害。我们笑着说:“从此中国多了一个部长,少了一个作家。”王蒙立即反驳:“我决不会像你们这么弱智。”从此,我一直盯着王蒙在文学路上能走多远。多年来观察到他的情节和细节够写一本小书了。可是,他到了七十岁后居然发了疯,又论红楼论老子庄子,又到处演讲演说,还成本大套地写书。很像菊花,愈到天寒木凋之日,开得愈欢。为什么呢?前两年,他在青岛举办研讨会,我正好要到贵州去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。去不成青岛了,便为他写了一幅字,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写上四句:

满纸游戏语,彻底明白人,
偶露部长相,仍是作家魂。

唯此,他才能像菊花那样,在人生的夕照里把花儿一直开下去。

最后说竹,说我自己。

我非自比为竹,尽管我欣赏竹之虚心和有节,尤其喜爱郑板桥那句写竹的诗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——我还把这句诗作为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座右铭。这里只是说我与竹子靠点边儿的一个小插曲,和上面几位文友凑个热闹。

这件事还是与王蒙有关。那天参观海洋大学的王蒙研究所,主人非叫我和我爱人合画一幅小画,留做纪念。盛情难却,勉强从命。我爱人便画了毛茸茸的一只小鸟,我用水墨亦湿亦干地补了一片浓竹淡竹,随之心生四句,提笔题在画上:

小鸟落竹中,不啼亦有声,
侧耳四下寻,缘故是微风。

这样便是,竹兰逢梅菊,合为君子图。

张学良印象中的母亲可分为两个阶段。前一阶段,母亲青春韶秀,脸上总是笑意盈盈,性情像一只没有脾气的老花猫。那时候,张学良最喜欢躺靠在妈妈怀里,听妈妈唱“风儿静,月儿明,树叶遮窗棂”。听着听着,他就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随之,七仙女、蟠桃会、白面馍馍、四喜丸子就接二连三地进入梦里,吃得他连咬了舌头都不觉疼。妈妈的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,张学良说不清楚。反正感觉妈妈好像突然间就变了,变得喜怒无常,变得不讲道理。笑容少了,歌也不唱了,动不动就抡起巴掌,得着脑袋打脑袋,得着屁股打屁股,一边打一边说,跟你那死爹一个熊样!于是,张学良模模糊糊地懂了,妈妈的变化好像跟爸爸有关,跟爸爸总也不回家有关。

张学良七八岁的时候,赵春桂提起张作霖,还总是带有一种谅解。总是说,你爸在吉林剿匪,隔山跨水的,回来一趟不容易。咱也别太指望他,他能隔个仨月俩月地捎钱回来,就是说他心里还有咱娘们,还没忘了咱们。可自打张作霖进了奉天后,赵春桂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。有一次,张学良听见妈妈跟姥姥抱怨,妈你说,奉天离新民,也就一胯子远的路,赶上好晴天,站在奉天城楼上,不用望远镜都看得见新民的土城墙。可他还是不回来。妈,他是不是看我老了,不想要我啦?张学良记得,妈说着说着就哭了。

一个大帅府 两代东北王
墙外铁马金戈 墙内拥红抱翠
张学良:没想到小日本真下手了

这话说过不久,赵春桂就病倒了。汤儿药的喝了几个月,眼见着人越来越瘦,气也越喘越粗,最后,连炕都下不来了。张冠英哭着对张学良说,弟,妈不行了,你赶紧进城去找爸,让爸来见妈最后一面。张学良看看躺在炕上的妈妈,赵春桂点点头,眼中又有了泪水。张学良马上换了衣服,匆匆进城。

在此之前,张学良只去过一次奉天。是妈妈让他去的,说是家里快断顿了,让他找爸要钱。他随着一辆拉粪的马车进的城,初冬的早晨,寒凝大地,张学良的脸冻得像个青萝卜,狗皮帽子的帽耳上全是白花花的清霜。那粪车污秽不堪,虽说天冷,逛荡不出汤水,张学良还是弄了一身大粪味。按照妈妈的讲述,张学良找到了张作霖的住处。门口两个高大的卫兵,挺着两把上了刺刀的长枪,往里看,还有机枪对着门口。张学良把袖着的两手拿出来,挺挺胸,径直向门里走去。卫兵把刺刀一横,拦住张学良的去路,站住!干什么的?像听到一声炸雷,张学良吓了一跳,怯声说,我找我爸。卫兵歪着嘴笑了,你看我像不像你爸?张学良生气了,我真是找我爸,我爸叫张作霖。两个卫兵互相看了看,一齐大笑,一个说,这是第几个认爹的了?另一个说,滚!小叫花子!说着,刺刀冲着张学良的脑袋就刺过来,把张学良的狗皮帽子挑出有一丈多远。张学良哭着回了新民,一路上把张作霖骂了有几十遍。

有了那次的教训,张学良离家前,把最好的衣服穿上,还带了一块银元,准备关键时候使用。妈妈总说,阎王好见,小鬼难搪,给你爸看门的都是小鬼。

张作霖此时已租下荣厚的公馆,社会形势也不像刚入奉天时那么紧张。门口的卫兵只有一个,盒子枪装在枪套里,在屁股后边颠了颠地悠晃着。张学良此次没费什么周折就见到了张作霖,张作霖正在房间里大发脾气,杯子碟子的碎片撒了一地。汤玉麟几个人低眉顺目地站在一旁,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张学良怯生生地叫了一声“爸”,张作霖猛地回过身,一指门外,滚!都给我滚!张学良吓得心里一激灵,鼓了鼓勇气,说,爸,妈病了,病得不行了,你去看看她吧。张作霖扫了张学良一眼,皱了皱眉头,又来烦我!你们能不能不来烦我!啊?去吧,家去吧。

张学良哭着离开了张作霖,那一刻,他恨死了张作霖,如果手里有枪,他会毫不犹豫地给这个无情无义的父亲一枪。

张学良走后,张作霖突觉有些闹心,他让人喊来包瞎子。包瞎子名包秀峰,是张作霖的军师,也是他的算命先生。遇有什么把不准的事,他都让包瞎子先给算算。包瞎子知道张学良来过,他猜想,如果不是赵春桂病危,张学良不会急急地跑来省城。包瞎子翻了翻白眼,很专业地掐算一番,说,大帅,卦相不吉,嫂夫人怕是不久于人世矣。听了这话,张作霖吓了一跳,不能吧,她才三十八岁,活蹦乱跳的一个人,哪能说不行就不行了呢?

4

随笔

风景里的风景

三木斋

初夏到来,湖岸垂柳依依,青碧凝翠;各种各样的花儿次第开放。早晨,空气清冽,花儿的芬芳,水一般在空气中流淌、浸润着,美好得让人心醉。站立岸边,看湖水波光潋滟,更是让人心清气爽。

于是,每天早晨,这儿就有了许多看风景的人。时间长了,多数人都变得似曾相识,见了面,优雅地打个招呼,晨旭里,便溢满了一种人世间的美好情分。

一个早晨,我正漫步着,看到一辆三轮车从南面推来,是两位老者,都在七十岁左右。三轮车异常破旧,幸好车轮还能转动。男人推着三轮车,一步一步地前行,满脸的沧桑。车上放着一个破旧的沙发,女人就坐沙发上。女人的脸黄而瘦,表情呆滞、木然,眼睛只是痴痴地、漫无目的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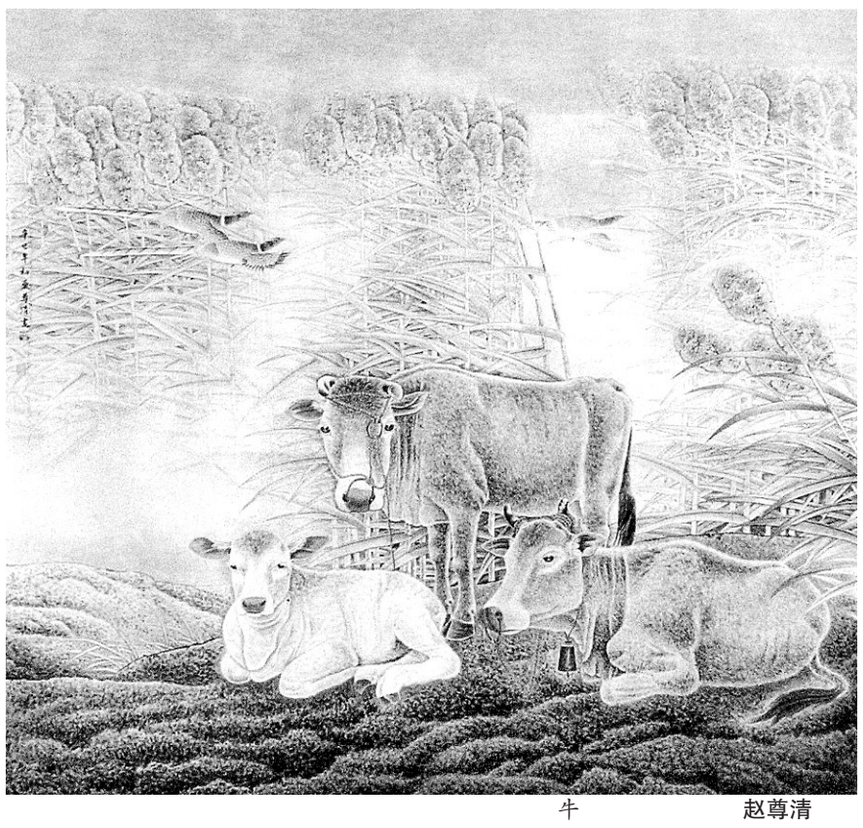
我走近,向男人点点头,然后指指车上的女人。老人明白我的意思,说:“我的老伴,脑血栓,刚刚出院,让她出来看看风景。”我没有说话,却向老人投去敬重的目光。陆陆续续地,有一些人走向三轮车,跟老人攀谈几句,然后走开。他们大概和我一样,出于对两位老人的好奇和关心。三轮车,在岸边一块宽敞的地方停了下来。男人将车上女人坐着的沙发,转动了一下,好使女人的脸正好面对湖面。

无风,湖水很清、很静,一只鸥鸟在湖水上划动,湖面荡开扇状的波纹。蓝天,倒映在湖水中,蓝得透彻、明快,一种祥和、静雅的美。女人望着湖面,男人也望着湖面。女人痴痴的、傻傻的,男人静得有些忧郁。男人看看女人,便俯下身,伏在三轮车的边上,同女人聊天。只是聊些家常,女人无所动心,依旧痴痴地望着湖面。男人看着女人,还在聊,还在聊……

此后,常能看到那男人用三轮车推着女人。垂柳青青,柳丝长长,拂着男人的头,拂过女人的脸。他们停在湖边,看湖,看花,看初夏的风景。那一段时间,这一对老夫妇也成了人们眼中的风景。

又是一个晴好的早晨,我沿着湖岸石板路向南散步,又看到了那一对老人。三轮车停在一棵垂柳下,柳丝垂着。我看到车上的女人,手中正捻着一根垂下的柳枝。那男人看到我,忙不迭地:“你看,你看,她知道捻柳枝了,她知道捻柳枝了……”跟着是不停的絮叨,眼中似乎贮了泪水。我明白老人的意思:她开始清醒了。是的,女人的脸上分明出现了清醒的红润。看看男人,男人正看着我,似乎有一种期待。我向他重重地点点头,禁不住也湿润了自己的眼睛。

想起那首歌:《最浪漫的事》:“人世间最浪漫的事,莫过于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,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微笑,留到最后坐在轮椅上慢慢聊。”



牛 赵尊清

新书架

《匋雅》

翟维纳

本书又名《瓷学》,出版于清宣统二年(1910),是作者日常所见瓷器及个人鉴赏瓷器的心得随手札记,编者对其加以归纳整理,配以相关瓷器图片,对瓷器的形状、颜色、质地等方面的描述及鉴别颇有见地。

与专业的鉴赏理论专著不同,本书是随笔、札记、心得类的小文,在瓷器鉴赏方面深有见地。新版为全彩图文版,精美的印刷和排版、准确的资料解读,让本书锦上添花。

旁征博引,解析明清陶瓷的鉴定理念;近千彩图,再现中国瓷器的最高成就。

往来唱和,成个人鉴赏瓷器心得笔记;鉴赏古董,品瓷器形制釉色款识颜色。

作者陈浏,字湘涛,别署寂园叟,望云轩,唐经室,丹徒(江苏镇江)人,清同光年间古陶瓷研究家,作《匋雅》一书,为古陶瓷研究的重要参考史料,有《陈浏集》传世。

阅汉堂陶俑

七盘舞

张健莹

七盘舞是汉代最负盛名、最有代表性的舞蹈之一。你看这位七盘舞的舞蹈者,神情多么专注。她轻捷灵巧翩翩起舞,似弹跳敲击,似站定亮相,似向前跃动,似向后挪移,轻巧极了,妖娆极了。

七盘舞表演时要把盘和鼓平放在地,也称盘鼓舞。舞者起舞于七盘之间,踏鼓为节,随曲起舞,“鼓震动而不乱,足相续而不并。”像是杂技又确实是舞蹈,杂技表演和舞蹈艺术巧妙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了。

汉代人用盘鼓代表日月,盘代表七星北斗,舞蹈中常常出现日月同在,星斗满天,那可是日月相望的吉祥日子,有了这样的寓意,七盘舞更受汉人们的青睐了。

仔细看,这舞俑的衣袖还是不太自然,本来她已经几易其主了,原来她的衣袖曾经断掉,得到她的主人不免遗憾,总想补救,就用砖瓦灰调制成陶颜色,精心的修补,补过以后再看仍有残缺,是位置稍稍偏高偏低?是形态不够飘逸?不是想象中的模样,可能因此又易其主,又开始新的修补,结果仍然不如想象。

其实,残缺了又怎样?西方断臂的维纳斯,整整的缺了一只胳臂,不也向人们展示她的美吗?还被后人称为“残缺美”。

有时候残缺令人无限遐想,想的不是残缺而是美。

博古斋

紫禁城里的金砖

王吴军

北京紫禁城内的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大殿的地上铺墁用的是一种光润平滑、踏上去不滑不涩的大方砖,这就是所谓的“金砖”。其实,金砖并非是用金子做的砖,只是砖的一种雅称。紫禁城里的大方砖被称为金砖,有两种说法,一种说法是这种砖是应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,颗粒细腻,质地密实,敲起来有金石之声,故名“金砖”。另一种说法是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供皇宫专用,因此叫“京砖”,后来被讹传成了“金砖”。

明朝永乐年间,明成祖朱棣建造北京紫禁城时,城砖是山东临清的窑里烧制的,皇宫里的细料方砖是江苏五个府县烧制的。当时发现江苏苏州的齐门外御窑村的土质细腻坚硬,黏性好,含胶体多,澄浆容易,适宜制成上等的地砖,而且这里地处运河边上,交通便利,水路直达北京。于是,苏州的御窑村就被指定为专为皇家烧砖的场所,从此,苏州齐门外元和镇御窑村就开始为北京紫禁城生产金砖了。

当时,金砖不能私造,否则是要杀头的,必须有京城的工部下达任务后,当地主管这项工作的官员找窑工具体落实这件事。而且,官府要与窑工签约,除了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外,尚须预付六成左右的订金,这是因为烧制金砖的时间很长,不预付一点工钱,窑工吃饭问题没有保障,就没有力气去生产金砖。

金砖的工艺很讲究,首先是选出优质的泥土,接着往泥堆里掺适量的水,再将牛赶进去踏成稠泥,称为“练泥”。然后将练好的泥填满木框,撒上草木灰盖面,人站在上面研转,使其密实坚固,再用铁线弓戈钩平表面,制成坯后必须放在室内通风处晾约六十天左右,接着装入大窑焙烧,用麦柴文火熏烤一个月,使砖坯脱水,再用片柴烧一个月、松柴烧四十天,一百三十日后才能窨水出窑。窨水出窑约需四天。窨水后约再需三天时间,砖才能自然冷却。这时,窑工可以进窑搬出成品。

制成的金砖成品是否合格,先要地方官员检验。出窑的金砖必须颜色纯青,声音响亮,端正完全,毫无斑驳才行。接下来金砖要装船运输,前面一条官船,坐着押运官员,后面货船顺序排好,每条船上插着皇龙旗,也都有兵卒守护。选好黄道吉日,放炮开船,沿途地方文武官员还都要到码头迎送。金砖运到了京城后,还要验收。所以,制作金砖的窑工必须随行,负责到底。

铺墁金砖的施工要求也特别严格,先要对每块砖砍磨加工,打磨后表面严丝合缝而又光亮似镜,谓之“磨丝对缝”,然后抄平,铺浆,弹线试铺,最后墁好,刮平,浸以桐油,才算完工。

金砖的规格有三种,一种是二尺二见方的,一种是二尺见方的,一种是一尺七见方的。由于金砖是专为北京的紫禁城而烧制的,成品全部运往紫禁城,所以,金砖在民间传世极少。

连载

Steve依旧精致无瑕,也依旧面无表情。

“最近这两周,你的有效工时偏低了。还有两次,在上班时间无故缺勤。”

“我的报告,你看过了么?”

“我在谈考勤的问题。”

“我的报告,符合要求么?”

燕子的目光平静而柔和。Steve眯起眼:“你的报告,我正在看。”

“那等你看完了,我再进来。”燕子转身。

“Yan!”

燕子停住脚步。

“从明年一月一日起,你就是高级调查师了。你的月薪是一万五千元。”

燕子转回身来:“Dinner算是按要求完成了?”

Steve看着燕子,不置可否。

“那老方呢?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上班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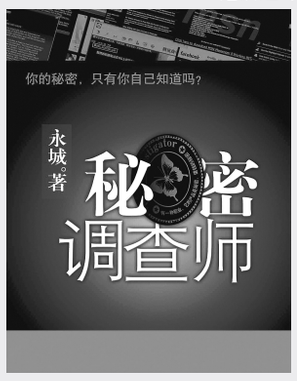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自有安排。”

燕子点点头。

“Yan!”

Steve沉吟了片刻:“谢谢你的努力工作,我真的很感激。”

燕子快步走出办公室。她想起另一张笑脸。它不如Steve的精致,是另一种粗犷的英俊。在破旧的二手车里,他曾微笑着在她耳边说:“我叫高翔……”



第二天中午,GRE在香港的电脑法证技术员,把电脑硬盘分析结果发进Tina的电子邮箱。

“晚餐”虽由燕子负责,她却只是初级调查师。Tina是中级调查师,和电脑发证团队的联络由Tina负责。这是GRE的规矩。

“哇!”

Tina欢呼一声,跳起来抱住燕子的胳膊:“证据!证据都找到了!刘满德就是大洋控股100%的股东!公司注册资料居然都存在他电脑里!上面还有他的签名呢!金盛控股的注册资料也有!刘满德也是金盛控股的股东!嘿嘿!居然连紫薇和长佳的注册资料也都找到了!看来三家BVI的注册都是刘满德办的!你的判断完全正确!张红就是紫薇控股100%的股东!叶永福是长佳100%的股东!完美啊!这下子所有的证据都找到啦!”

“把结果发给我。”

燕子猛回头。Steve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。燕子问:“要不要把这些结果加进报告里?”

Steve摇头:“不必了。我自己加。”

“那这项目算是完成了?”

Steve没回答。他转身走进办公室,关上门。

Tina吐吐舌头:“这家伙可真抠门儿!满意了也不能给人个笑脸儿!他肯定正琢磨要给你啥新项目呢!你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项目经理了!呵呵!”

“如果真算是完成了,我也快该辞职了。”

燕子低头一笑。

“辞职?”

Tina双目圆睁。

手机响了。号码是芝加哥长途,想曹操曹操就到。燕子跑进“匿名电话间”。

“你好,我能和谭太太讲话么?”

地道的美式英语,中西部口音。居然不是老谭。

“我就是,我能帮您什么?”

“你好。我是谭先生的律师。谭先生委托我给您打这个电话。”

“他的律师?我怎么没听他说过?”

“他新近才委托的我。谭夫人,我给您打电话,是为了通知您,我已经给您订好了明天上午十点从北京飞往芝加哥的UA850次航班。我订的是电子客票,您只需携带您的护照就可以了。”

“可……明天是不是太急了?我需要些时间收拾东西。”

“谭夫人,那就请您现在立刻开始收拾吧!因为我和谭先生都希望你能马上回来。”对方并无通融的余地。

“对不起。我明天走不了。机票能不能推迟几天?”

燕子有点恼火。凭什么命令她?

“谭夫人,这恐怕不行。一个月以前,谭先生已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,文件也早已递交到法庭了。法庭在等着您的回复,下周一是最后期限,所以您需要明天就动身返回芝加哥,这样才来得及去法庭做陈述。当然您明天也可以不上飞机,那样的话,法庭将认为您自动放弃陈述的机会。而那也就意味着,您已无条件接受离婚。那样的话,您的先生对您也就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了。”

燕子有点发懵。难道听错了?

过河拆桥

燕子向steve提出辞职。

Steve没问为什么,他只凝神看着燕子。燕子避开他的目光。

“今晚下班我就把一切收拾好。”

“可以重新考虑吗?”

燕子轻轻摇摇头:“对不起。”

“你现在就可以走了,不必等到下班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24